

用尽世界的所有语言，
也不能弥补我们分离的忧伤。
下一站，若我们相遇，等我，好吗？

NEXT STOP, WAIT FOR ME

下一站等我

张庆龙 \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用尽世界的
所有语言，
也不能弥补
我们分离的
忧伤。
下一站，
若我们相遇，
等我，好吗？

NEXT STOP, WAIT FOR ME

下一站 等我

张庆龙 \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下一站, 等我 / 张庆龙 著. -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190-0315-9

I. ①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7173号

下一站, 等我

作 者: 张庆龙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姚莲瑞

责任编辑: 陈若伟

责任校对: 晏一群

封面设计: 杜林枫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4 (咨询), 65067803 (发行),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

chenrw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138千字 印 张: 8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315-9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窗户以外是什么？

很多时候，那些与我有关的、无关的，或时有关联的，大大的世界里，它装着许多所以然，装着空洞的充实，装着烟火的荒芜，包括以具象形式存在的难以名状的已知和未知的真实；我几乎用了全部的知觉去抵近它们，去捡拾尘埃中熹微的薪火，去发现残垣断壁中莹莹的闪烁。我从这个路口到下一站，从下一站出发到另一个站台，每当站台上开满银色的月光，我知道，这又是一程美丽的相约。我置身其中，找寻自己，却又丢了自己。

我说我孤独，并不寂寞。但，所有知道我的人，都说

这只不过是一个文青的托词，充斥着标榜的刻意和做作的新奇。我笑笑，依旧说，我很孤独，但我从不寂寞。我有我演绎的角色，我有编排小说得来的稿酬，还有我心爱的“路虎”。我有许多人没有过的文字里的疼，它们成了我生活的全部。如果生命可以重新赋予，那便给它们好了，我的躯壳受我驱使、供养，那便好。

于是，我除了成年累月地四处游荡外，更多的时候，会选择一个寂寞的地方享受我美丽的孤独，去一些值得我发呆的有阳光味道的，最好有水草飘零的水域，静静地打发不再执笔时的慵懒心情。只有当我银行卡中显示余额为三位数的时候，才会理性地再一次回到原点，然后继续拼命在虚拟的世界里凑足下一次的旅行食粮，再一次出发去远方，去下一站的路口，某个向往已久的地方。

只是，这一次的旅行与上一次的归来相隔了整整一年零三个月，有些意外的相遇阻碍了我的步伐，我在这一年中甚至想过放弃我孤独的坚守，是不是该结束一个人的旅行，以牵手的姿态踏上月台，不管左右来去都好。我努力了，但，我依旧孤独着。

婉余要将我的机票延至 28 日，我拒绝了。我自己在电脑上购买了去桂林的火车票，行程未变，还是 27 日下午 17:00 出发。

不过，这之前我得先将“路虎”安顿好。这家伙很难伺候，除了我，就只有寄托到宠物中心。这是个让人放心的地方，不仅有专人专业护理，更重要的是每一次离开，“路虎”都是以这里为家。别处，没人收留它。它野性，它是我一直的伴，陪了我五年，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弃我而去，但“路虎”不会，这就是人与狗的区别。

我为它洗了一个热水澡，精心梳理了它稀疏的毛发，超过我打理自己头发时的耐心。在最后的烘干中，有幽香暗涌，“路虎”很温顺，但躁动着不安。每一次出行，我都是这样打扮它一番，所以，这就成了我离开它的前奏，它心中或许难受，又不得不接受。有时，我也很佩服我对“路虎”的爱，和它一样的忠诚和坚贞。那些从我生命中路过的人，都说我爱一只狗胜过爱她们，她们有“路虎”的无怨和真诚吗？

到了佳佳宠物中心，却意外发现中心大门紧闭。店面小字条提示：家中有急事，要下月3号才能回来。这一下我懵了，“路虎”怎么办？时间无法再推了，退票预示着几万字的辛苦努力又该泡汤了。看着耷拉着耳朵的“路虎”，片刻思考后，我决定先将它寄养在婉余家，等宠物中心开门后再叫婉余送去。

无奈之下打通了婉余的电话，婉余正在首饰店中忙活，

听我的土狗要去她家待几天，除了愤怒，估计就差当场敲碎我的脑袋了。反复磨蹭了几个来回，婉余终于答应了我的无理请求，收留了“路虎”。放下心来，我花了半天时间整理好行囊，除了一些出行必备品，就是几本打发时间的闲书。27日15:00的时候，婉余开着车，接上“路虎”，然后再将我送去火车站，我回头的时候，“路虎”正在窗内，一直吐着舌头，看向远方。

我又一次开始了旅行。下一站，何处？

写在去桂林的列车上，权作序

张庆龙

目 录

- 第一篇 人约黄昏后 / 1
- 第二篇 为有暗香来 / 53
- 第三篇 清泉石上流 / 115
- 第四篇 疑是故人来 / 165
- 第五篇 花重锦官城 / 223

第一篇 人约黄昏后

黄 昏

风，从很远的地方吹来
途经了祖辈、历史、东南西北
在一截低矮的炊烟里，解读生命
晚霞，从心底飘散
蔓延过天空、大地、湿润的眼睛
在一首诗歌里，两情相悦
牧笛声，从暮归老牛的脊梁上响彻
惹欢了乡村、池塘、嬉戏的孩子们
在一幅画卷里，生生不息

I

用尽世界所有语言，也不能弥补我们分离的忧伤。

——《周渔的火车》

火车穿梭在隧道中，留下一段富有节奏的叫嚣声，轰隆隆，轰隆隆。这是摩擦的嘶喊，轨与轴的必然结合，充斥着抵制的推挡，又在排斥里契合融入，离开了谁，彼此都无法独立存在，一切也显得无意义了。就像男人和女人，明明是一组矛盾的生物体，纠结着、纠缠着，却从来离不开彼此。

我乘坐的火车，以慢摇的微颠行进在长长的夜色里。上车已经五个小时了，从与“路虎”挥别到现在，我没有一丝疲倦，即使在这鼾声四起的气氛中，我依旧毫无睡意，当然，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特别的精神。这样的子夜，车窗外面，仿佛墨一般在流动，漾开着一点点清冷和寂寥，隔三差五地冒出一两朵微弱的灯火，始终一闪而过。

闷热躁动的空气，让我无法适从，于是找了一个略微干净的车厢连接处，去避避烟尘气。此时，火车刚好穿进洞子，一声长长的突兀的低鸣拉起，一阵风呼啸着从缝隙

里钻进来，我猛一阵颤栗，裹了裹身子，冷噤油然而生。窗外偶尔出现的星星点点的灯光，慢慢地晃动，散开一丝丝暖。外面是一方黝黑的潭，深深的，只有机器一直轰隆隆地不停喘息。我寂静地享受它，吐着蓝色的烟圈子，一圈圈地。拥有过，才知道它的奇妙，一个人的旅行，让我不得不相信我的抉择是多么英明神武。

其实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出色的男人，无固定工作，没车，没存款，没样貌，没朋友（婉余除外，她是我发小，一个没心没肺的铁哥们）。父母留下的两室一厅，好歹让我贴上了有产阶级的标签。我全部的财产或许都在脑子里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我是一个写故事的男人，构思描绘出各式各样的情节，然后以书本或网络文学的形式取悦口味相投的大众读者，这成了我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，我也有一批铁杆的粉丝，捧我发热，一直不离不弃。我却很少现身公众场合，我不善言辞，这缺点一直是我的硬伤，以至于我在交往过程中，常常占据被动的地位。在爱情里，我总是一个善于倾听的哑巴，一个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的男人。

就因为这个，她们一个个离开了我，从此杳无音讯，没有人会在乎一个穷光蛋，一个少言寡语的写书人。直到她的出现，我才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，因此改变了 36 年来

的生活作息，包括散乱的思维、牵强的微笑，我都一一地尝试过。我甚至一改不穿西服的倔强，破天荒地为了陪她参加朋友的婚礼而置办了一套行头。崭新笔挺的西装，松软的发型，标准的身材，为的是让她在朋友面前能挺直腰身。除了我的职业外，我在她面前都很好，她说她喜欢惜字如金的男人，也喜欢我黑夜里点燃的烟火，有她迷恋安心的宽厚。但是，她依旧成为了离开我的第七个女人，在我们即将体验新生活的时候，她没有留下一句话就悄然无声地消失了。我整整关了自己5天，这5天里我断绝了与世界接轨的任何联系，直到胡子茂密如草，我吐了吐气，和婉余敞开肚子喝了一夜的酒，然后继续我的写书人生。

她虽然离开了，但不可否认，她是我一生中遇见过的最婉约的女子，她对我的好，即使我用全部的生命也无以回报。她说她喜欢桂林山水，喜欢那里的山歌，喜欢那里澄澈的一汪清泓。于是，桂林就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梦，她存在与否，陪伴与否，我都会去触摸这片美丽的净土。只是，当我在去桂林的火车上，她却不知身处何方？

在《周渔的火车》中，诗人对周渔说：“她像一团流动的水汽，没有形状，难以言喻，不经意的舞蹈，逐渐淹没了她，淹没了夜晚，也淹没了她自己。”那个如青瓷般美好的女子，在诗人的眼睛里找寻到了自己的影子，自己

的梦，甚至打动了自已。可是，她却活生生地忽略了青瓷易碎的特性，最后梦变成了碎片，再也粘合不起当初的模样。

我也是诗人，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周渔，我只知道我敏感而纤细着，忧郁又积闷着，我从她的身影里一度找到童真，有一双像妈妈的双手，柔腻地拂过我的额头。不过这一切却在一夜间消失空空，没有一个理由和事变的前奏。

火车从泛白的天际中驶向那一方山水，空气显得越来越潮湿，我也越来越清晰地嗅到了漓江的水草味道，它有着春日的舒展，一尾尾地在碧波中自由荡漾。我的不知倦乏，也让我没有错过南国独有的清丽风景：随风飘荡的油菜花、美轮美奂的喀斯特地貌，以及掩映在石灰岩高处的曲挺之树，一一展现在眼前。

桂林，我来了。

不远处，那便是我的梦吗？

2

小时候，看着满天的星斗，当流星飞过的时候，却总是来不及许愿。长大了，遇见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人，却还是来不及。

——《停不了的爱》

抵达桂林的时候，苍穹里有星斗，虽然不是漫天那么多，但也是颗颗晶莹闪烁的模样，在流动的银灰下，我不用望天，不用数星辰，它们也一直陪我走。桂林的晚风，湿润润的有着稠密的雾气，空气却新鲜，我的发梢在夜色中，生出一股潮，很温润。自我踏上这个城市的那一刻，便爱上了这独有的温润，让人毛孔无由来地放松。

如果住宿不选择在漓江近处，倒枉来这一遭了。打定主意，便挥手招来一辆出租。师傅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，他敏捷地下车，从我手中接过行李箱，很客气地小心置于后备箱中，关上后再检查是否妥当，最后招呼我上车。这一连贯的熟练动作，为深沉单薄的夜色平添了融融的暖意，一下子扯动了心灵深处的某根弦。许多年了，不管是在自己的城市，还是在异乡的走走停停中，我都孑然一身，从茫茫人海中来，又消失在人头攒动中，从来没有停下过。但这一刻，我很想时间跑得慢些。

世上有一种温暖只能亲人给予，那是我失去多年的保护伞，它让我产生了对人群的疏离，习惯了索然风中。我知道，不是我不喜欢，而是，没有人拨弹这根弦。此时，在陌生的师傅身上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了。

我道谢，师傅很自然地微微点了一下头，没有更多的客套。

我又说到我要去漓江边的宾馆，可是不知道哪一家适合。

师傅平实地答说：“我知道一家，离漓江边既近，收费也合理，是一家私人宾馆，只是是老屋子，不知喜欢不？”

“那就去这一家，辛苦您了！”我连声道。

我不知道师傅口中的老屋子是怎么样的老法，是古典，还是沧桑，肯定是有些年头了。不过，我无比相信师傅的推荐。在当下旅游产业服务良莠不齐的现象中，凭借我的直觉，师傅是正能量的标签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彰显一个人的作风精神，我不会看走眼。

大街上有稀疏的灯光，零星的少有行人，偶尔也有鼎沸潮动。串串的烟火飘渺着，城市的上空荡起一层孜然香气，我不由发现有些饿，嘴中本能地咽下口水，暗笑自己还算吃货一枚，可以缺衣少穿，却不能亏待了胃口。师傅或许在倒车镜中瞥见了我的馋样，便道：“桂林的风味小吃很多，住下来慢慢地品尝，这夜里的小吃店也丰盛，都别错过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，一定慢慢尝尝。”其实，我现在就想品尝了，只是师傅提及的老屋子还没到，只好苦挨着。

车缓行到了一道越来越窄的路上，师傅说：“再有三分钟就到了，前面就是。这一路挺辛苦的吧？”

“还好，一路观光，风景不错。”我的声音中有些喜悦，总算到了。

车稳稳当当地停在一条寂静的巷口，斜斜的灯光映照在半掩的门上，影影绰绰地有些晃动，略显深沉。桂林的风很清凉，也很多情，没有停歇地抚摸天空的脸，温柔而细腻，包括这城市里的一切生命，都成了它爱抚的对象。

橘红探进门中，我从微闪的光影中看见了铜色的门扣，有些心动，禁不住跳下车。师傅在我打量走神的瞬息间，已经将行李从后车厢中搬到空旷处，然后三步并两脚，接着将行李再次移到这间小旅馆的门里。我顺着师傅的背影，踩着脚跟了进去，眼前亮开些，一位30多岁的年轻男子正聚精会神地盯着视频，见人进去，嘴角扯起，微笑着站起来，忙问：“两位辛苦了，是住标间还是单人间？”师傅连忙答道：“这是从外地来的朋友，他一个人住店，最好给他安排临江的房子。”

年轻人会意说：“没问题，正好今晚刚腾出一间临江的单人间，在二楼的最里间，您看行吗？”

我从打量屋子中回过神来，当即说：“行，就那间吧。”

收拾停当的时候，窗户外，远处的灯光星星点点地慢慢多了起来。折腾了一夜，睡眠被驱赶跑，我伫立在窗前，迎着最早的晨风，飞了出去。一个人的世界，大多住着两